

漢語雙音形容詞的形成路徑*

董秀芳

提 要：雙音化是漢語詞彙在歷時演變中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化。本文對漢語雙音形容詞的形成路徑進行全面的梳理和總結。絕大部分雙音形容詞是通過複合的方式形成的，本文從詞彙化和構詞法的角度對並列式、偏正式、主謂式和動賓式雙音複合形容詞的形成路徑進行了歸納和分析。詞彙化和構詞法是複合詞的兩大產生途徑。有些類型的複合詞最初經歷了明顯的詞彙化過程，有些類型的複合詞可能一開始就是構詞法的產物。詞彙化和構詞法雖然明顯不同，但二者之間也有聯繫。歷時的詞彙化過程在後代可以演變為構詞法。也有少量雙音形容詞是通過派生或重疊的方式形成的，本文也對這兩種形成路徑進行了考察，並比較了不同方式形成的雙音形容詞的不同特點。

關鍵詞：形容詞；詞彙化；詞法；雙音化

一、引言

漢語詞彙在歷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雙音化趨勢，即詞庫成員從以單音詞為主變為以雙音詞為主。以往的研究對雙音化的宏觀過程和雙音化的原因、機制關注較多，但對雙音化的具體路徑研究較少。董秀芳（2018a）探討了漢語動詞雙音化的形式選擇規律和語義功能，董秀芳（2023）探討了漢語名詞雙音化的形式選擇和語義特點，本文準備對漢語雙音形容詞的具體形成路徑及其特點進行探討。經過對實詞的三大類別的雙音化路徑的逐一考察，我們就可以對漢語詞彙的雙音化情況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同時也可以推進漢語詞彙史的相關研究。

與名詞和動詞相比，形容詞的語言普遍性要弱一些。有一些語言中沒有形容詞這個詞類，有的語言中形容詞數量很少。現代漢語既不屬於形容詞極其豐富的語言，也不屬於形容詞貧乏的語言，而是處於一個中等狀況（尹會霞，2024）。在上古漢語中，雖然有一些形容詞，但數量不多，殷商時期的形容詞有“新、舊、大、小、白、黑、幽、赤、黃、嘉、淒、若、吉、安、高、寧、弘、多、少”等（姚振武，2015）。漢語在發展過程中形容詞是逐漸增多的，在後起的形容詞中雙音形容詞佔絕大多數。

雙音詞的產生途徑從大的類別來看，有詞彙化和構詞法兩種。董秀芳（2011）指出，很

* 本文的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詞彙化和認知視角下漢語文化核心概念的歷時演變”（項目批准號 24AZD043）的資助。感謝孫暢同學、孫小雅同學和趙昕博士對本文初稿提出的寶貴意見。

多漢語雙音複合詞最初是經歷詞彙化的過程從非詞形式演變而來的，最主要的三個詞彙化路徑是：從由兩個實詞構成的短語演變而來、從由一個虛詞和一個實詞構成的句法結構演變而來、從跨層結構（即不構成一個句法單位而僅是在線性順序上相鄰的兩個詞構成的詞語串）演變而來。董秀芳（2011）也指出，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詞彙化模式可能變為後代的構詞法，當構詞法確立之後，複合詞就有可能直接通過構詞法產生了。當然，也有一些雙音詞最初就是直接由構詞法產生，沒有經歷詞彙化的過程。比如，上古漢語的一些職官的名稱是直接經由動賓構詞法產生的，如“將軍”“司馬”“相國”“典祀”（掌管祭祀的人）等。越到後代，由構詞法直接產生的詞越多。詞彙化和構詞法這兩個產生詞的途徑有性質上的區別。經詞彙化產生的詞要經歷一個歷時演變，從非詞形式慢慢轉變為詞；而經由構詞法產生的詞，一經產生就是詞，沒有經歷一個歷時演變過程。經由詞彙化產生詞具有離散化的性質，每個詞的形成都有自己的“故事”，即使形成模式相同的詞也可能有不同的產生時間，經歷不同長度的詞彙化過程。而經由構詞法產生詞則具有模式化的性質，從同一個構詞法產生的詞有多個，而且內部具有相當大的平行性，沒有形成過程上的差別，是按照規則批量產生的。歸根結底，詞彙化屬於歷時現象，而構詞法屬於共時現象。有時，由詞彙化產生的詞和由構詞法產生的詞可以區分得非常清楚。比如，由包含虛詞的結構發生詞彙化而形成的詞（如“所有”“所謂”“其實”“其中”等）與由構詞法產生的詞區別十分明顯，因為由正常的構詞法所形成的詞中不會包含虛詞。但是，由實詞組成的短語詞彙化而來的雙音詞與經由構詞法而產生的雙音詞就很接近，有時不容易區分清楚。判斷一個形式是否經歷了詞彙化的過程，我們主要的依據是考察在產生之初，文獻中有沒有發現該形式或該形式的變體（中插其他成分）為短語的用例。如果在最初有短語用法，而且短語用法與後來的複合詞用法在語義上有可以解釋的關聯，我們就認為是經過詞彙化過程產生的，反之，則更有可能是由構詞法直接產生的。

在本文對雙音形容詞形成途徑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有些雙音形容詞的詞法模式有明顯的詞彙化來源，而有的模式可能最初就是構詞法的產物。這表明，在研究漢語雙音詞的形成時，詞彙化和構詞法這兩個途徑是都要被關注的。由構詞法產生的一類涉及共時的視角，由詞彙化產生的一類涉及歷時的視角，這兩個視角在本文中是共存的。

詞彙雙音化的常見方式是複合、加綴和重疊。其中複合方式最為重要。對於形容詞來講，最常見的雙音化方式也是複合。另外，也有一些雙音形容詞是通過加綴方式形成的派生詞，還有一些是名詞和動詞通過重疊轉類而來的。下面我們分類來討論。

二、雙音複合形容詞的形成路徑

2.1 並列式雙音形容詞

2.1.1 不同類型的並列式形容詞的歷時出現順序

AA 式並列形容詞是漢語形容詞中數量最多的一類（尹會霞，2019）。從歷時的角度看，並列式形容詞也是最早出現的雙音形容詞。尹會霞（2019）把並列式形容詞分為同屬性並列和跨屬性並列兩類。同屬性並列指的是屬於同一認知域的屬性詞並列在一起，構成的經常是同義

複合詞，如：寒冷、溫暖、肥胖、崇高、柔軟等。跨屬性並列指的是屬於不同認知域的屬性詞並列在一起，構成的是類義複合詞，如：冷淡（溫度域詞 + 濃淡域詞）、寒酸（溫度域詞 + 味覺域詞）。從歷時演變的角度看，同屬性並列複合形容詞出現在前，跨屬性並列複合形容詞出現在後。

並列複合詞有些是先經歷了句法上的並列複合形成短語，然後經由詞彙化而變成雙音詞。也有一些並列形式產生之初就是雙音詞。本文在這裏不做仔細區分。

同屬性並列複合雙音形容詞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比如：

慨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詩經·王風·中谷有蓷》）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荀子·非相》）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鬻庶為樂。（《國語·楚語上》）

同義並列複合在世界語言中很少見。其實同屬性並列中的兩個單音詞形式最初並不是完全同義的，其間有着細微的差別，只是後來這些差別消失了。

跨屬性並列複合詞在戰國之後才多起來，這類形容詞在漢語中較多，是漢語的特色。比如：

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徵》）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論衡·定賢》）

燭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唐〕杜荀鶴《秋日懷九華舊居》詩）

玉饌珍奇，非常厚重。（〔唐〕張鷟《遊仙窟》）

古漢語文獻中出現的很多並列式形容詞性組合並沒有都能固化並沿用下來，可能只是臨時性的組合。比如，《世說新語》中有大量的並列式形容詞性組合，如：鄙吝、秀整、柔愛、玄遠、謹順、豐甘等，但好多並沒有詞彙化為複合形容詞並沿用下來。

2.1.2 並列形容詞的構造特點

在構造跨屬性並列形容詞時，對於極性對立形容詞^①來說，正向形容詞一般搭配正向形容詞，負向形容詞一般搭配負向形容詞（尹會霞，2019）。比如：

深厚（正向 + 正向）

高大（正向 + 正向）

淺薄（負向 + 負向）

短小（負向 + 負向）

在這種情況下，語義融合比較緊密，往往產生隱喻引申，詞彙化程度較高。正向形容詞與負向形容詞搭配的雖然在話語中也有，但較難成詞，更傾向於停留在短語組合的階段。如：“瘦高”“矮胖”“短粗”，表示的是兩種情況並存，語義融合度不太高。^②

① 極性對立形容詞所指的性質位於某個性質維度的極點，一般存在另一個與之對立的極點，比如“長”這個形容詞所指的性質位於長度這個維度的極點，“短”則位於另一個極點。一般把量大的一極看作正向的，把量小的一極看作負向的。“大”“小”“高”“低”“深”“淺”“厚”“薄”等都屬於極性對立形容詞。

② 一位審稿人認為“好歹、反正、高低、長短”等是反例，但實際上，這些正反並列的形式構成的都是副詞。而且，這些形式都是同屬性並列，而非跨屬性並列。

哪些語義範疇可以構成跨屬性並列是值得研究的。同樣類型的跨屬性並列模式可以跨越古今而存在，造出一系列詞語。比如，當代網絡詞語“高冷”（義為“高貴冷艷、孤高冷傲”）的語義模式是“高度域 + 溫度域”，雖然這個詞是新的，但是這個詞的語義構造模式卻是舊詞中已有的，比如，“冷峻”“高寒”這兩個詞也是“高度域 + 溫度域”構成的（前後次序可以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屬性域都可以相互並列，比如“高胖”“重長”都不能形成並列複合詞。研究形容詞的跨屬性並列，可以看出哪些範疇是在說漢語的人的認知觀念中比較接近的、是可以進行語義整合的。從這個角度，有望探索複合詞的語義構成模式以及背後反映的認知模式，並可以比較不同語言在這一點上的差異。

2.1.3 轉類而來的並列形容詞

漢語中有些並列式形容詞是從其他詞類經轉類（conversion）而來的。比如，並列式雙音動詞可以轉化為形容詞：

拘束

不要拘束孩子的正當活動。（動詞）

她見了生人，顯得有點拘束。（形容詞）

擁擠

按次序上車，不要擁擠。（動詞）

星期天市場裏特別擁擠。（形容詞）

尊敬

學生要尊敬老師。（動詞）

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好！（形容詞）

關於以上詞語，《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以下簡稱《現漢》）既標註了動詞詞性也標註了形容詞詞性。

但“壓抑”在《現漢》中只標註了動詞詞性，實際上應該也是既有動詞詞性，也有形容詞詞性。如：

他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動詞）

這裏的氣氛很壓抑。（形容詞）

侯瑞芬（2020）指出程度性是動詞轉類為形容詞的決定性因素，能轉化為形容詞的動詞通常是具有程度義的動詞。動詞的程度義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體現，如：（a）動作發生的次數；（b）動作的強度；（c）動作持續的時間；（d）動作結果產生的變化程度。比如，“擁擠”就是通過動作的強度來表現程度，而這種內在的程度義使其可以轉變為形容詞。

並列式雙音名詞也可以轉類為形容詞，如“規矩”“機械”“經典”“光輝”等。

宋亞雲（2024）列舉了很多雙音節名詞或動詞轉類為形容詞的例子並做了較為細緻的分析。

從動詞或名詞轉類為形容詞，是轉喻機制造成的。從語義上看，發生的是從指別到描述的變化（董秀芳，2018b）。

2.2 偏正式雙音形容詞

與並列式雙音形容詞不同，偏正式雙音形容詞經常不存在單音對應形式。下面看幾類常見的偏正式雙音形容詞的構造模式。

五、形容詞不同雙音化方式的比較

從數量上看，複合式雙音形容詞最多，其中並列式雙音形容詞和動賓式雙音形容詞又是比較多的，偏正式複合形容詞較少，主謂式複合形容詞更少。動補式形容詞極少，而且不典型，很多時候其內部結構有另外的分析可能，如“踏實”，基本可以忽略。具有較多的並列複合形容詞是漢語比較突出的類型特點（尹會霞，2019；董秀芳、尹會霞，2021）。漢語中派生式形容詞和由名詞或動詞重疊而來的形容詞不多。

複合形容詞可以構成性質形容詞，也可以構成狀態形容詞（如“雪白”），派生式形容詞和由名詞或動詞重疊而來的形容詞構成的都是狀態形容詞。

複合形容詞中存在一些能產的詞法模式，它們的形式結構和語義結構值得從認知和類型學的視角進行研究，有些是跨語言存在的模式（如“A + N”式），有些是比較具有漢語特色的模式（如“N + A”式）。

從風格上看，並列式雙音形容詞書面性較強，而動賓式雙音形容詞口語性較強。比如“愉快”是並列式的形容詞，書面性強，而同樣意思的“開心”是動賓式的，口語性較強。“悲痛”與“傷心”也是同樣的情況。這與動詞性複合詞中的情形是一致的（董秀芳，2018a）。

六、結語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漢語形容詞的雙音化路徑做一個全面的梳理和總結，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對每一個具體的路徑做深入的描寫。

總體上看，漢語雙音形容詞除了少量派生和重疊形式之外，主要是複合詞。雙音複合形容詞從源頭上看，有的是經過詞彙化產生的，有的一開始就是構詞法的產物。本文對不同類型的雙音形容詞的產生路徑做了說明，並對不同類型複合詞的形式與語義構成以及整體的功能進行了描寫。

可以看出，形容詞的雙音化路徑與動詞、名詞的雙音化路徑有不少共同之處，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與動詞相比，形容詞缺少動補複合這條雙音化路徑，但多了重疊式這條路徑；與名詞相比，形容詞多了主謂複合這一條雙音化路徑。

弄清漢語各類詞語的雙音化路徑，可以讓我們對佔當代漢語詞庫絕大多數的雙音節詞彙的構成方式及其來源有更清晰的認識，同時也可以為漢語詞彙史乃至漢語的整體演變的研究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 蔡國妹 2006 莆田方言的重疊式研究，《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第1期。
- 董秀芳 2011《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董秀芳 2018a 漢語動詞雙音化過程中的形式選擇和功能表現（Patterns and functions of verbal disyllabification），*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語言暨語言學》）19（3）：395-409。
- 董秀芳 2018b 從指別到描述，《語文研究》第3期。
- 董秀芳 2021 上古漢語中的重疊及其演變：ABB式形容詞詞法模式的歷時形成，《嶺南學報》第2期。
- 董秀芳 2023 名詞雙音化的幾種形式選擇及其特點，《歷史語言學研究》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董秀芳、尹會霞 2021 從類型學視角看漢語中並列式複合詞的特點，《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
- 何樂士 2000《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侯瑞芬 2020 動形詞類轉變的語義分析，《語言學論叢》第6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 明 2016《漢語助動詞的歷史演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林華東 2008《泉州方言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倫倫 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宋亞雲 2024《漢語名詞和動詞向形容詞轉變的歷史考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 力 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姚振武 2015《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尹會霞 2019 認知和類型學視角下漢語複合形容詞的強勢詞法模式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5期。
- 尹會霞 2021 從一般評價義到情態義和具體評價義——“好”的語法化和“好V”的詞彙化規律，《現代語文》第1期。
- 尹會霞 2024《認知和類型學視角下漢語複合詞的詞法模式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 余 超 2020《漢語方言重疊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 周生亞 2018《漢語詞類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董秀芳 北京 北京大學中文系 xdong@pku.edu.cn

The Formation Path of Chinese Disyllabic Adjectives

DONG Xiufang

Abstract: Disyllabification repres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and summary of the formation pathways of disyllabic adjectives in Chinese. The majority of disyllabic adjectives are formed through compoun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xicalization and word formation, this paper categorizes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pathways of the coordinative, attributive, subject-predicate, and verb-object disyllabic compound adjectives. Lexicalization and word formation are two major pathways for the emergence of compound words. Some types of compound words initially undergo a clear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while others may be direct products of word formation. Although lexicalization and word formation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there is also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Diachronic processes of lexicalization can evolve into word formation rules in later stages. A small number of disyllabic adjectives are formed through derivation or reduplication.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se two formation pathways and compare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disyllabic adjectives formed through different methods.

Keywords: adjective; lexicalization; morphology; disyllabification